

G 班组之星

“这是一份必须有人来做的工作。我们做了,列车才能正常运转,旅客才能愉快地乘车”

这里有一群时传祥的传人

本报记者 张世光

“在家?在我家我连地都没擦过。”说完,房禹呈笑了,旁边的人也纷纷点头。

在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北车辆段车电车间有一个集便器班组,成员的平均年龄在32岁左右,1995年出生的房禹呈是这个年轻的群体中最年轻的那位。

就是这些在家里连家务都不做的年轻人,在单位每天都在和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粪便打交道。

“不能去教,要自己上手去干”

“第一次的时候……呃……还是挺……闹得慌的。”

2017年,房禹呈从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来到了集便专修班组。之前上学的时候,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操作,都没有涉及“便”这个细节。所以,当他第一次看到污物从堵塞的厕所中涌出来时,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挺不适应的。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去教他们,一定要自己上手去干,什么都不用说。”赵治强是集便专修班组的工长,在他看来,一定要用行动来让弟弟们在面对这个工作的时候踏实下来。

当看到赵大哥面不改色在难闻的气味中处理完所有污物,并将集便器修理完毕后,小房感觉自己的心踏实下来了。

“这就是一份工作,一份必须有人来做的工作。我们做了,列车才能正常运转,旅

阅 读 提 示

如今,列车上的厕所设备都采用密闭真空的集便装置,进行非暴露、无害化的处理。集便班组的工作涉及水、电、气三个系统,1平方米多的操作空间内,上百个零件的精密配合才能保证卫生间系统的正常运转。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这个岗位对年轻人的需求加大了。

客才能愉快地乘车。”房禹呈说。

心态,对于这份工作很重要。

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掏粪工”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列车上的厕所设备早已改变了原来列车运行中直接将污物外排的做法,而是采用密闭真空的集便装置,进行非暴露、无害化的处理。

集便班组的工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掏粪工”——把厕所掏干净就可以。列车上的集便装置涉及水、电、气三个系统,1平方米多的操作空间内,上百个零件的精密配合才能保证列车上卫生间系统的正常运转,列车环境的不受损害。

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这个岗位对年轻人的需求加大了。

地处我国最北端的这个客车车辆段,南来的车辆因为温差大和设备老化,加上乘客在使用厕所时不了解情况,有时候会误将一些物品倒入厕所内,因此造成厕所设备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比较高,处理起来难度也很大。别的不说,单是不同列车上的集便器来自的生产厂家就有7个之多,有的年头太多了,连图纸都没有了。

1981年出生的刘蛟算得上是班组里的大哥,此前他一直都在维修列车上的空调、茶炉。2015年他主动申请调入集便班组,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技术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刚来的时候他还挺有信心,凭借此前10多年的工作经验,觉得自己能够完全应付得了集便器修理的各种问题。没想到,来了之后还是遇到了一些难以应付的问题。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款2004年生产的美国进口集便器,线路都老化了,厂家也都联系不上了,一直弄到了半夜一点多都没搞定。”为了不影响第二天早上出车,刘蛟硬着头皮给工长打电话,俩人在半夜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才解决了问题。

第二天开早会的时候,这个艰难解决的问题成为当天共享的案例。

像这样的学习早会,每天都会在集便班组召开。有时候,倒班的同事没听到,他们还会整理成文字、图片、视频后共享到工作群里。

自从2014年班组成立以来,这些年轻人硬是从一个个集便器的上百根线里摸索出一系列有规律、成规模的培训课件。

1994年出生的王鑫平时就负责对这些课件进行汇总。每一次班组集思广益的成果,都在他这里变成了可视、易懂的课件。

为此,他自己在业余时间还专门自学了PS、CAD等办公软件。现在,无论是新员工到岗,还是老员工培训,大家都可以看着电脑投影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进行学习和研究。

“当时只是知道,现在才更加理解”

就是在这些年轻人的研究中,过去坏了只能花2000多元购买的水增压器,现在花不到100元就能修好。用量很大的4000多元一个的液位开关现在也不用动辄就买新的了,经过小组的攻关完全可以修好再用一段时间。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全靠大家在列车卫生间狭小的空间内一蹲就是两三个小时研究出来的。

这个狭小的空间,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变得更加局促。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两层防护手套,尽管每一次操作都要两三个小时,每一次休息的时候手套里都能倒出水来,但班组里的13名年轻人还是集体写了请愿书,为了减少因人员流动而带来的传染风险,他们都请求坚守岗位。

李雪冬是车电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这些年来他和其他党务工作者一起陪着这些年轻的一线工人下车间,通过近距离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最近,我们提出应该带着小伙子们学学时传祥精神,我们集便班组的年轻人都是铁路上传祥的传人。”

“你知道时传祥吗?”记者问房禹呈。“知道,上学的时候在课本里看到的。当时只是知道,现在才更加理解。”这个90后回答。



周道刚 文/摄

煤炉烧得热滚滚,锤击的铁坯火星四射……在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安康车辆段检修车间产品班组,面积不足40平方米的锻造间里,55岁的陈忠宇正制作车辆配件,满是汗水的脸颊被火光映得通红。

在这个段,陈忠宇是唯一的车辆配件锻造工,担负着段修货车所用的绳钩、圆销等10余种异形车辆配件及各类辅助工具的制作任务,30多年来他累计制作车辆配件40多万件。

每天一上班,陈忠宇就对当天所需的钢板、钢筋等原材料进行摸底,再对待制作配件的设计图纸进行计算,然后选取合适的原材料标注上尺寸,再切割成各种铁坯。

“每次下料,我都要对照实物反复比对,如果计算不合理,好料就成了边角料,一定要追求利用的最大化。”陈忠宇说,他是1988年接父亲班后干上的锻造工,由于文化水平低,他就牢记着父亲“干啥都要像啥”这句话,勤学苦练,不断钻研,这一干就是30多年。

低矮、昏暗的锻造间,南墙上凹进去的两个大洞放置有两个煤炉,靠北边的空地上安装着250公斤、65公斤两台空气锤,不远处的铁箱里分类码放着陈忠宇上午已经切割好的铁坯料。

“滋溜”一声,陈忠宇将锻打好的圆销成品放进拐角处的铁桶里继续淬火,以提高硬度。随后,又从2000多摄氏度的煤炉中夹出烧红的铁坯,迅速放在铁锤下的砧子上。

“咚咚咚咚……”噪音高达80多分贝的锻造间里,夹带着铁锈的灰尘漫天飞舞,戴着防震耳罩的陈忠宇一边用脚踩按踏板控制锤击的力度,一边双手用火钳夹着铁坯不停翻面调整角度,几十个来回绳钩就有了雏形。

炎炎夏日里,室温高达50多摄氏度,陈忠宇早已浑身湿透。“打铁看似使蛮力,其实也是个技术活,煅烧的火候、手脚配合等等都影响锻打的质量和速度。”高大的空气锤旁,陈忠宇一次次低头弯腰,眼看手动脚踩不停锻打,还不时拿起成形的配件仔细检测。

像这样,陈忠宇每天要制作60多个配件,翻动铁坯3000多次,在煤炉和空气锤间往返100多趟。时间一长,不仅头闷心烦,连用手捏东西都感觉到吃力。当年和陈忠宇一批到这个岗位的5名工友都早已转岗。

“锻打出的配件尺寸一定要准确,火车上装的东西千万不能大意。”陈忠宇介绍,铁路不断发展,现在配件制作都有了相应的厂家,相信再过些年,这岗位就会慢慢退出舞台。火光映照下,陈忠宇的眼中有着些许的不舍。

G 班组现场

“让我上”

本报记者 吴锋思 本报通讯员 张芸溪

7月27日凌晨5点,新疆油田公司石西油田作业区信息管理站女子监控班接到站内紧急通知,因防控需要,必须立即收拾行装,前往170多公里以外的石西基地执行监屏任务。8名女工1小时内整装完毕赶赴乘车点,踏上了前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路……

“这次选人上石西,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我行’‘让我上!’”!监控班班长钟文萍说。

作为油田安全生产的“眼睛”,监控班共有女工15名。除去途经乌鲁木齐需要居家隔离的女工,班长需要从剩下的人中选出上沙漠的人选。家中老人年纪大、丈夫也在野外、孩子小、有二孩……这次坚守可能长达3周,每个家庭将要面临的困难就像过电影一般在钟文萍的脑海中闪过。

“我是班长也是党员,我得上!”另一位班长雷晓静率先报了名。2月的疫情,她带班坚守长达32天,此次孩子钢琴视频考级她又得缺席了。

“我行,让我上!”同样曾坚守过30多天的党员杨颖喧、吕艳蕾也先后报了名。

“我是党员,我也必须上!”夜里,技术员周敏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作出决定。“你们去是分别,我去是团圆。”她这样调侃自己。原来,周敏的丈夫吴志刚是作业区石南联合站站长,疫情期间也在沙漠坚守。原可居家办公的她,得知监控班有困难,主动提出了工作申请,把哭闹的孩子送到父母家。

7月29日,来到沙漠腹地的第三天,吕燕蕾早早起床,吃过早饭便前往办公点进行交接班。当天是她的生日。“妈妈,生日快乐!”一阵微信视频铃响,画面中出现了4岁大儿子与2岁小儿子的稚嫩脸庞。“妈妈,你要多喝水,累了就站起来动一动……”一旁的老人教孩子说着关心的话,吕燕蕾很感动。但想到还在上班,她很快就打断了与孩子的通话,“隔空庆生”仅持续了2分钟。挂断视频,收拾好心情,她迅速归位,又投入到工作中。

刚到沙漠,一上来就是一场硬仗。7月28日半夜至29日凌晨,突如其来的大风雷雨天气侵袭沙漠腹地,使得10口井接连出现负荷异常状况。4名女工值守在屏幕前,不敢有丝毫松懈。出现报警,她们立即作出判断、分析原因。每个异常信号,她们都一一追到底。

这就是女子监控班,用她们柔软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她们是女儿、是母亲,同样也是抗疫上产的战士。



云中作业

2020年是拉林铁路建设的关键年,拉林四电工程今年完成了两个重要节点:5月8日建成首座牵引变电所和配电所,7月6日建成首个接触网锚段。这也标志着拉林铁路电气化建设步入全面大干阶段。

面对疫情严重时期落下的工期,拉林四电项目在复工后掀起全员大干浪潮。7月22日,他们举行“抗疫情 保增长 大干100天”劳动竞赛推进仪式,旨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速建设步伐。

左图为施工人员在米林车站安装接触网补偿装置。

上图为施工人员结束隧道打孔作业后面满灰尘。

刘浩文 任富阳 摄

“徒弟超越师傅才是师傅无上的荣耀”

本报记者 蒋茜 本报通讯员 于小璇

“我做到的,你一定要做到;我暂时做不到但想要做到的,你一定要努力做到。徒弟超越师傅才是师傅无上的荣耀。”

这是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公司计量检定中心的高建波最想对徒弟张宇说的话。

“一定要做一个爱岗敬业的员工,在岗的每一分钟都要付出100%的责任心。敬业是把自己的工作当作一种精神享受的人生体验,它表现在工作中就是勤奋和主动,就是自信和创新。”

这是中国航油青海分公司西宁航空加油站的张广忠最想对徒弟陈昊哲说的话。

师傅的话,是嘱托,也是勉励。近日,这两对师徒都被评选为中国航油“匠心传承”活动十佳师徒组合,前者叫精良之师组合,后者叫高原红柳组合。

沉下心,工作处处皆学问

林润杰是一名英语专业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他总是幻想着成为“白领”,西装革履,坐在办公室中“运筹帷幄,指点江山”。来到航油云南公司昆明航空加油部后,“专业不对口”的现实让林润杰开始消极应对领导交给的各种工作,每天都想着早日脱离“苦海”。

第一次随师傅王舰来到机坪的经历是个转折点。王舰通过娴熟的操作,将加油车精准地停到了机翼下方。从连接导静电电线到

连接地井接头再到升到升平台,他一人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加油前准备工作,随后又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加油和设备复位。

在前往下一个机位的路上,林润杰一改之前的消极态度,好奇地问道:“这么多程序,你做得那么快,还不出错,怎么做到的啊?”

王舰笑道:“工作处处皆学问。年轻人要沉下心,多学习业务技能,一方面不能丢弃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也要寻找专业和业务的结合点,不断充实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里,林润杰似乎变了个人,他认真地观看学习师傅的加油操作,王舰则耐心地传授。

在来自国外的航空公司到昆明航空加油部开展的审计中,林润杰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学到的业务知识,配合部内圆满完成了审计工作。

他渐渐明白了师傅那番话的含义,开始潜心学习业务技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相关技术文件,变成了单位里大家熟知的“翻译官”,成长为一名青年业务骨干。

其实王舰也曾是一名“叛逆”的徒弟,他的师傅张峰源以身作则给他树立了榜样。张峰源、王舰这对“铁人师徒”是集团公司第一届师徒大赛的优秀师徒组合。师傅曾是徒弟,徒弟也会成为师傅,匠心精神是一种传承。王舰和林润杰这对师徒组合就叫心传组合。

放手去干,师傅就在你身后

陈蕾一直铭记着师傅给自己上的第一课。2014年,陈蕾刚进石油重庆公司计量

中心。有一天师傅罗亮正在教她做实验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陈蕾刚拿起电话,就听见客户在那头语气生硬地质问:“为什么你们的检测项目比国标项目都多?”陈蕾茫然地看看师傅,那眼神貌似在说:“师傅,救救我!”

罗亮淡定地接起电话,说:“我们的检测在完成国家标准检测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对油品质量控制的重要指标的检测。”

客户又问:“你们增加的检测项目国标里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呀?”

罗亮继续耐心地答道:“虽然增加的检测项目现在没有写进国家标准中,但国家已经颁布了试验方法,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您使用的每一滴油都高标准、高品质。”

客户放下了心中的疑虑。事后,罗亮对陈蕾说:“整个石油体系就像一个磨盘,而我们中心就好比石磨的中心,能否把握住油品的质量就得靠我们。”

那一刻,陈蕾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的工作有这么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正因此,这对师徒组合起名为磨心师徒。

2019年,汽柴油国六标准在重庆地区正式执行,罗亮让陈蕾一手操刀完成前期国六标准升级的培训工作。起初陈蕾是拒绝的,她觉得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独立完成,但是罗亮告诉她:“你是我的徒弟,我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少,放手去干,师傅就在你身后。”这句话给了陈蕾足够的勇气和动力。

后来,陈蕾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每一步都做得完美无缺。大家都说罗亮